

梦里桃花系列



[香港]岑凯伦

风月京西

梦里桃花系列

风月京西

●
「香港」岑凯伦

(宁)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马仲元

梦里桃花系列

风月京西

岑凯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750001)

新华书店经销: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5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227—01517—3/Z. 218

定价:6.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风月京西》

朱婉宜稍稍喝了点酒，在凉凉的晚风中，有些醉意。她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女人，她美得含蓄，美得成熟。今晚，一个名叫钟祖农的漂亮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这是自她结束第一次痛苦婚姻后，首次遇上的让她心动的男人。

祖农急切地要求尽快与婉宜成婚，可婉宜由于第一次婚姻的阴影无法拂尽，她无奈地请求祖农给她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维持着柏拉图式的爱恋方式，这使得钟祖农难以忍受。而此时，祖农又在事业上惨遭挫败，事业上失利，爱情上的烦恼，使他逃避了婉宜的爱情。

婉宜在祖农离开之后，渐渐抛弃了旧日的恶梦，重新拾回了爱的勇气，她毅然找到了仍挣扎于失败之中，但却不失奋斗勇气的祖农，向他倾诉了衷肠。这一对恋人，终于在风雨之后，再度坦诚地走到一起，共赴未来的信息处理。

一顿饭被人家灌了两杯酒，赵婉宜觉得有点头昏眼花，低着头对着面前的热茶镇定着自己。她慢慢地挑着水面浮着的茶梗，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把那杯冒着热气的茶杯拿开了，她顺势一看，是坐在她邻座的钟祖农，替她挑着茶梗，一边向她小声说：

“醉了。”

婉宜一手支着头，奇怪着他的举动：“没有喔。”

“把这热茶喝了，别再喝酒了。”钟祖农象照顾着自己的女朋友。他的长相配着他情意殷殷的眼神手势，真很有情调。

婉宜接受了他的好意，喝了茶吃了点水果。那一点点晕浪已过去了。

“等下去财神喝咖啡。”张萍涂着口红，眼睛瞟着餐桌的男男女女。

“赵千金小姐，你是答应了打牌的哟。”秦香玲施出一贯的作风，和张萍唱反调。

“她喝醉了，不能打牌。”钟祖农说。

“奇怪！你什么时候成了赵千金的代言人的。”张萍说。

“我答应的，我打牌。”赵婉宜站起身来，向张萍说：“对不起，不能喝咖啡啦。”

“不必分两批，一起到我家，打牌、喝咖啡皆可。”崔达文摩拳擦掌地邀请着：“太太，你说是不是？”

“没问题吧？”秦香玲向张萍。

“客顺主便。”郭源说。

“怎么样？你真要打牌吗？”钟祖农站在婉宜身后，悄悄地问。

婉宜被他弄得一头雾水，她也看出其他在座的人都已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上来了。她笑着说：

“是呀！如果有人打，我也可以不打。”

“各位，请吧！别浪费时间啦。”崔达文签了帐单。放下一笔可观的小费。

女士们打扮好了，男士们都穿上了上衣，这十几个年轻有为的台北名人，浩浩荡荡地开着五六部进口名牌车向崔府出发。

赵婉宜被钟祖农让到他的凯迪拉克上，赵婉宜不动声色地坐着，这个人今天行动怪异，她必须脑筋清楚点提防着，别被人家三言两语的好话一说，就砸了她维系了这两年的金字招牌，那就笑话惹大了。

“开冷气还是吹风？”钟祖农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

“都可以。”婉宜抽出手来拂着头发，对他这种使她吃惊的行为尽量淡然应对。在这个圈子里，男男女女拥拥抱

抱就好象握手一样的普通而风行，只是对婉宜这位“千金小姐”都比较有分寸。

“开一点点冷气。”钟祖农自然地把遭到抱绝的手伸到冷气开关了：“其实今天十二个人刚好组成六对，跳舞去多好。”

“我喜欢打牌。”婉宜大大方方地说，活象身旁这个人她是她的兄弟一般。她觉得很不错，决心保持这样的态度。

“我们溜了吧。跳舞去。”钟祖农在找路。

“哎！”婉宜不能再冷静了，钟祖农情场老手，花花大少，果然不好对付：“拜托，我答应了香玲的。我要去崔家。”

“把你吓得这个样子。”他看着婉宜笑了：“真奇怪，你居然喜欢打麻将。”

“是呀。”婉宜不理睬他的挑衅语气。

“不想交男朋友了？”

“你不觉得交浅言深吗？”婉宜笑了笑。

“我们认识——快半年了吧。”

“不管多少年，很少交谈是事实。”

“兴趣不同，我是不打麻将的。”

“你有权不喜欢。”

“你会跳舞吧？”

“不会。”婉宜说。

“我不相信。”

“随便你呀。”

“那我相信你会跳舞，这个星期六，我请你去统一香槟厅。”

“我有约会”婉宜有点心跳。

“跟谁？”

“牌局。”婉宜希望他把车子开快一点。

“那改在星期天好了。”钟祖农说。

“约好了的，不能改期。”婉宜说：“快点开车好不？香玲她们等我打牌哩。”

“我是说我们改期。”钟祖农又握住她的手，偏过头来看着她笑。

他这种不温不火的多情样，使她忍不住心跳。婉宜正不知所措，突然车前一道强光射来，车喇叭也猛然响了起来，婉宜一看是郭源的车子，她笑着向对面车道上的车招手。

“你们是怎么回事？”郭源转了个弯把车开到钟祖农车旁边：“大家以为你出事了。”

“我在替千金小姐开车不敢快。”钟祖农踩了下油门，车子加快了速度。

车子在崔家大楼前一停，婉宜就急忙下了车，一进崔家豪华的客厅，张萍就看着她笑：

“麻将有人打了，快把刚才的爱情游戏从实招来。”

婉宜回头看了看，钟祖农和郭源还没跟进来，半弯着腰向她们说：“神经病，以为我会上他的当。他的百家姓小本儿上不会缺第一个姓哪！”

“也许他是玩真的。”张萍说。

“你相信！”婉宜走向麻将间：“我去看看。”

她才一进去，香玲就向她叫着：“怎么回事呀，我让崔

先帮你打。”

“我让你。”崔达文站了起来：“我去招呼客人。”

“抱歉。”婉宜坐下来：“也怪你们不带我走，把我丢给别人，钟祖农不打牌，他开车一点也不着急。”

“等下我来骂他。”香玲霸道地说。

“我们等着。”

正说着钟祖农进来了，拿了张椅子往婉宜旁一坐，向上手的香玲说：“我看不到你的牌。”

“你这么挤着，我动不了啦！”婉宜笑着。

“你酒醒了没有？”钟祖农小声问。

“醒啦！早就醒啦！”婉宜声音不高不低，足可以让全桌人听见。她绝不是他关心的对象。

“那我先走了。”钟祖农征求她的意见。

“好哇。”婉宜说。

“各位再见。”钟祖农站起来向他们打招呼：“改天我做东。”

“什么时候？”香玲问。

“再联络。”钟祖农说。

“早点通知，我们可不能老等着你。”香玲说。

“有人缺度我再补请。”钟祖农举了举手，到客厅里又引起一阵喧杂。

“好了，我们安安静静打牌了。”婉宜伸了伸腰。

“是吗？”香玲看着她笑：“你的段数还没那么高吧。”

“我认为她不错。”彭美虹说：“应对得体，小钟今天一定大感意外，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把婉宜钓走。”

“钓走？”婉宜满脸含笑：“怎么钓？”

“他跟你一车就不来啦。”美虹说：“要不然来照个面麻将就让别人打下去，你再搭他的车子一走了之。”

“开玩笑。”婉宜瞪着眼：“那算什么？”

“那算有恋爱可谈啦。”

“算算我们这些人里也只有你有资格谈恋爱。”美虹说。

“不过。”婉宜说：“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找那个麻烦。”

“喂！”香玲说：“你真怪也！真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

“现在才两年。”婉宜打出一张牌：“当然怕，而且——”

“别而且啦！”张萍也进来了：“小钟可真够条件！”

“够我们千金小姐的条件，”香玲说：“人才、钱财、事业，一样不缺——”

“最重要的，他也离过婚，又没有小孩。”婉宜笑着：“条件真不错。”

“你还不赶快到追过去。”美虹笑着。

“不会这一套。”婉宜冷冷地接着：“专心打牌吧，我又胡了。”

大家也觉得不能再往下讨论了，谁也拿不准钟祖农的动向，不能天上飞只雁，地下算碗菜的整法。主要的，大家都知道婉宜太认真，相反的钟祖农有不少“不认真”的事实。他们不愿把婉宜导入歧途，害她再伤一次感情。

在送婉宜回家的车上，张萍和郭源特别暗示着婉宜：

“钟祖农真是花心。”张萍向她丈夫说：“前阵子不是还

轰轰烈烈地追名模特儿——”

“好啦！”婉宜堵着她：“我什么名都没有，那个钟花花呀，我不会往心里放。”

“钟花花！哈！”郭源大笑。

婉宜一回到家，一边放洗澡水，一边打电话给姐姐。

“几点啦。”婉清被吵醒了。

“姐。”婉宜觉得好开心：“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姓钟的，今天好怪哟。”

“啊！”姐姐清醒了点。

“婉宜把心里的兴奋喜悦全吐了出来：“姐，好不好玩？”

“好。快结婚吧。”

“什么！”

“结了婚，好好过日子，别每天玩得筋疲力尽的才回家。”

“跟我在一起玩的人全结了婚，”婉宜说：“你怎么说？”

“命好。得天独厚，”婉清小声在电话筒边说：“每天不用调三点半。晚睡晚起，谁也管他们不着，你不同，你明天还得上八个小时的班。”

“香玲也要上班。”婉宜泄了气：“跟你谈天真乏味，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人家才注意你一下，就立刻想到结婚。我又不是没结过婚。”

“你还应该再结婚。”婉清说：“如果姓钟的只是找个女朋友的话，就别理他。”

“我怎么问他！”

“你会知道的。”

“也许人家明天就忘了。”

“我希望你也忘。”

“我会的。”

婉宜确实没再想这件事，离婚的创痛逐渐平复了，平静的心底难免有点寂寞，和爸妈住在一起，她连发愣的空隙都没有，她宁愿每天夜深人静时回来，爸妈都睡了，她不必在他们眼前装愉快，她自由在地洗了澡上床一觉到天亮，昨晚的有趣事件已褪了色，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游戏继续不下去。早晨上班的时候她容光焕发，步伐轻盈地穿过大厅，四面打招呼道早安的人一个接一个，这个一楼柜台偌大空间，确实是她的天地。

“二姐，你的电话。”

她手下的一个小姐，拿着听筒递给她。

“谁呀？”婉宜笑着：“这么早。”

“打了两个啦。”林春芬用手捂着听筒：“是个男的。”

“喂。”婉宜接过电话，“赵婉宜。”

“钟祖农。”对方也报着姓名：“二姐早。”

“谢谢。”婉宜笑盈盈地问：“有事吗？”

“你应该问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号码的。”

“不用问啦，你已经知道啦。”

“我知道你在银行上班，查来的。”

“你可以问人呀，香玲、美虹她们全都会告诉你的。”事情是有点趣味了，挂了这个电话，她会立刻打电话告诉香玲、美虹、张萍。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用不着闹得尽人皆知。”

不错，他以往的行动也很保密。

“我会告诉她们的。”

“你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要你自己了解我，不要听别人的意见纷纷。”

“大家都是好朋友，没人会讲你的坏话。”婉宜笑着：“就算有也不新鲜，正如你所说，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了。”

“我在考虑要不要和你认真。”钟祖农说：“你是不能闹着玩的赵千金小姐。”

“对啦！你考虑得完全对，继续考虑吧。”

“够了，我考虑好了，决定请你去跳舞。”

“不行。”她很干脆。

“不行？”

“你考虑好了，我连考虑都还没考虑哩！”婉宜深有此感：“你一请我就去啦？”

钟祖农显然有点意外，沉默了一分钟：“你要考虑多久？”

“不知道。”

“我怎么才知道呢？”

“你不用等我通知你。”

“我懂了，我每天打电话来问。”

“真的！”婉宜大感意外，钟祖农的“标劲”不是有名的吗？

“当然，明天——”钟祖农不知如何向下接：“我会打

电话来。”

“再见。”婉宜不理他的碴儿。

“二姐！”林春芬一直在旁听着，婉宜一挂上电话，她就追着问：“又有不怕碰钉子的追来啦？”

“好好玩喔！”婉宜格格笑着：“等我打几个电话问问。我才不信他没问我的那些朋友就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不是你告诉他的？”林春芬问。

“当然不是。”

“他怎么知道的呢？”

“他说——”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赵婉宜。”她自己接听。

“千金呀，钟花心叫我通知大家，他星期天请客。”是香玲。

“好哇。星期天我有空。”婉宜奇怪着他刚才没提过这档子事。

“当心啊！他把约会安排得这么近，是为了你啊！”

“嗯——”婉宜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你真自作多情，请个客有什么了不起。”

二

自从离婚之后，婉宜的生活在表面上看来，实在是多彩多姿，除了上班的八小时，睡眠七小时之外，其他的时间都被她的亲朋好友安排得毫无空隙，大家有志一向的觉得婉宜离了婚需要有人做伴，排遣寂寞时光。婉宜也很能体谅这番好心，看电影，坐咖啡馆，打麻将，不让自己空下来前思后想，两三个来轻轻松松就过去了，碰到旗鼓相当的追求者， she 就把亲朋好友放在一旁，和人家试着交往，只要一觉得兴致不高了，她就打了退堂鼓，早早鞠躬下台，她的日子过得很顺心，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在香玲这个圈子里，除了两三对夫妇是台柱之外，常常有些单身男女加入一段时候，其中对婉宜展开猛烈追求的大有人在，婉宜淡淡地对付着，如果她认为那人不是对象，相交的程度只停留在大伙一起玩团体游戏的方式上，连个单独出游的机会都不轻易答应，这才赢得“千金小姐”的雅号，大家对她口服心服。

对钟祖农，婉宜有点兴奋。她这一兴奋使香玲张萍都

起了劲，当天晚上就约在一起，婉宜原本约了姐姐去赶两场电影的。她打电话去改第二天。

“明天我有事。”婉清作难：“子嘉要我陪他到台中去看工厂，不一定能赶得回来。”

“好吧，你忙去吧，我另外找人去看电影，”婉宜很能体谅姐姐姐夫。

“后天我还是可以陪你。”姐姐说。

“再说。”婉宜不想敲定，这几天说不定有些什么事。

“你打电话给我。”婉清说。

“没人陪，我一定找你。”婉宜说：“好好地做生意吧，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做了这几年生意总是不死不活，人家崔达文、郭源就那么好。那个钟祖农好象更行。”

婉清这些话也听多了，她这妹妹的一张嘴向来不饶人：“啊，那个姓钟的事业不错？”她不理睬婉宜的尖刻。

“我不太清楚。”

“弄弄清楚，事业有成，结了婚日子好过。”

“再见。”婉宜挂上电话，她不愿姐姐给她压力。

和香玲、美虹、张萍在一起才真有意思，四个少奶奶小姐坐在咖啡馆里，小声讲大声笑。以婉宜和钟祖农做讲话中心。

“他一大早打电话给你？”张萍叫了起来：“不可能。”

“为什么？”婉宜睁着她明媚的眼睛，带着笑：“他是打来啦！”

“你是不知道钟祖农哦！”张萍说：“他对女孩子吧，粗心大意，你知道他是为什么离婚的？”

“她不知道。”香玲又点着头向婉宜说：“他都出差到了香港了，他太太还不知道。”

“他们感情不好了，他故意不告诉他太太的。”婉宜试猜着，悠悠闲闲地喝着红茶。

“就是因为这样感情才不好的，”美虹也说得头头是道：“我跟他太太也很熟，很温柔、很漂亮，她都受不了钟祖农的来无影去无踪，对太太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难怪他叫我别听你们的话。”婉宜对这种性格非常排斥，尽管她自己的作风也有点近似的嚣张。

“他太太向他哭，希望他稍微改一改，到哪里去，夜里回不回来打个电话，他都做不到，”香玲说：“只好离婚。”

“我不是好象听说，他太太早又结婚了吗？”婉宜说。

“嫁给她以前的男朋友了，那个人真爱她。”美虹说。

“钟祖农不是真爱她？”婉宜说：“不爱她又何必娶她。”

“哎！你弄清楚！她又嫁给以前男朋友了！说不定她根本就不爱钟祖农呢，如果她再离了婚——”香玲指着婉宜。

“人家哪能这么倒楣，你别胡说！”婉宜推开香玲的手。

“好啦！过去的事别再提啦！”张萍说：“如果他真有诚意，婉宜——”

“算了，他不会有诚意，我也不敢领教。”婉宜说：“他的花边新闻也太多了。”

“看他明天打不打电话来。”张萍说。

“明天打电话来做什么？”婉宜笑着：“哎！我们谈谈好玩的，你们千万别认真。”